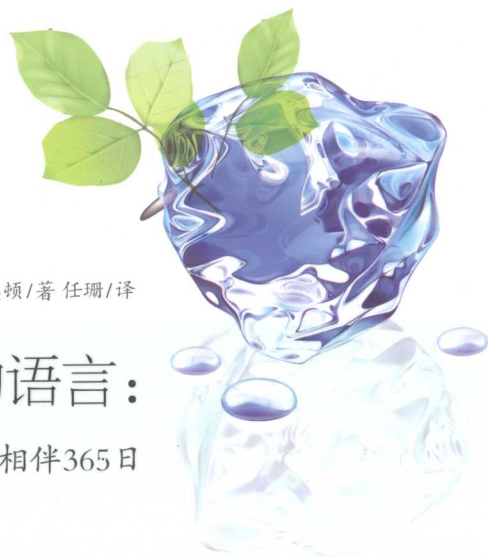


A YEAR WITH
THOMAS MERTON

by Thomas Merton

莫顿的话语让我们理解
智慧或真理的语言原来就是爱的语言



[美]托马斯·莫顿/著 任珊/译

学习一门爱的语言：

与托马斯·莫顿相伴365日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I712.65
M845



郑州大学 *04010778821 *

A YEAR WITH
THOMAS MERTON



学习一门爱的语言：

与托马斯·莫顿相伴365日

[美]托马斯·莫顿(Thomas Merton)/著 任珊/译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I712.65
M845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学习——一门爱的语言:与托马斯·莫顿相伴 365 日 / (美)莫顿著;任珊译.

-- 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3

ISBN 978-7-5617-8817-2

I. ①学… II. ①莫…②任… III. ①散文集—美国
—现代 IV. ①I712.6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1)第 150702 号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六分社

企划人 倪为国

A YEAR WITH THOMAS MERTON

By Thomas Merton

Copyright © 2004 by the Merton Legacy Trust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 2012 by 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Ltd.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HarperSanFrancisco, an imprint of HarperCollins Publishers

ALL RIGHTS RESERVED.

上海市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 图字:09-2007-468 号

学习——一门爱的语言:与托马斯·莫顿相伴 365 日

(美)莫顿 著

任珊 译

责任编辑 倪为国 何花

封面设计 吴正亚

责任制作 肖梅兰

出版发行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社 址 上海市中山北路 3663 号 邮编 200062

网 址 www.ecnupress.com.cn

电话总机 021-60821666 转各部门 行政传真 021-62572105

客服电话 021-62865537 (兼传真)

门市(邮购)电话 021-62869887

门市地址 上海市中山北路 3663 号华东师范大学校内先锋路口

<http://ecnup.taobao.com/>

印 刷 者 上海市印刷十厂有限公司

开 本 890 × 1240 1/32

插 页 1

印 张 12

字 数 148 千字

版 次 2012 年 3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2 年 3 月第 1 次

书 号 ISBN 978-7-5617-8817-2/I · 790

定 价 38.00 元

出 版 人 朱杰人

(如发现本版图书有印订质量问题,请寄回本社客服中心调换或电话 021-62865537 联系)

原序

学习爱的语言：来自时间的话语

我必须看见黎明的第一缕光，我必须独自出席白日的复活。那一刻太阳现身，宁静肃穆；那一刻，城市、政府、陆军部的所有事情仿佛老鼠们的争吵。我从东方高高的橡树林里领受了这个词——白日。它从不重复。它永远在全新的语言中。

托马斯·莫顿

（《日记》，1965年5月）

1941年12月10日，托马斯·莫顿来到客西马尼的特拉伯修道院，开始了他日记里详细记载的27年见习生涯。在去肯塔基之前，莫顿给他的好友罗伯特·拉克斯去了一封信，所署日期是12月6日。他告诉拉克斯，为了发现一个更好的国并学习它的新语言，他打算放弃在纽约可能会有前途。在客西马尼，莫顿希望学会一种特殊的表达方式，用这种方式把他的经历完美地翻译成神投在他身上的怜悯的语言。

莫顿进入修道院时很年轻，离20岁生日还差两个月。尽管

他的自传《七重山》直到7年后即1948年才问世，但长期以来莫顿一直以日记的方式培育着那些无比丰富、盘根错节的经验之根。16岁时，莫顿开始写私人日记。他有一种写自传的天赋，他的记忆总是形象、生动。比如，多年以后，他能依次详细地描绘出他在英国时每天乘公交从慕德阿姨家到高中沿途经过的所有街景路标。他在1941年5月14日的日记里记录了一个游戏，描述了自1931年以来十年里同一天的大致活动。当面对日益壮大的日记档案思索时，这个年轻的作家发现了隐秘的转折点，而这正在指引他揭开自己的命运。作为一个年轻人，莫顿知道他是一个作家，但通过写日记，他绘制了一条意想不到的路，逐渐意识到成为一个修道士是他意想不到的使命。

最初，通过自传体的写作，莫顿把青年时代的各种不同经历丝丝缕缕地收集在一起，从前30年的生活中绘制出今后的道路。写《七重山》时，他正好30岁，在修道院呆了4年，这本书正是莫顿对早年日记的回顾。他的自传按时间顺序依次记叙了孤儿般的童年和绝望的青春，以及当他23岁作为一名罗马天主教徒在曼哈顿的基督圣体教堂领洗时，生命因神的眷顾而得来的改变。

莫顿在日记里把进入修道院以前的经历赋予了更为深刻的内涵，其中最重要的是他6岁时母亲罗丝因癌症而病逝。16岁时，他深爱的艺术家父亲欧文去世后，他成了孤儿，自力更生。也是从这以后，他开始写日记。尽管在自传里，最痛苦的事件被审查时删去了，但实际上，在早年日记里，他一直在挖掘导致他在英国剑桥读大学一年级时生活混乱的深层原因。那时，他到处聚会，生活放荡，并且生下一个私生子彻底粉碎了青春期快活的自我形象，随后又在外祖父的帮助下逃避责任。当 he 从英国逃去美

国纽约的哥伦比亚大学时，哪里存在着苦难中的一线希望？是谁，是什么经历引领他皈依罗马天主教，甚至在他还做着文学梦，想让自己的小说在最好的纽约出版社出版的时候，是什么使他感动从而渴望成为一名修道士？又是什么，或者是谁有如神助一般铺平了道路，越过大西洋把他从英国带到纽约哥伦比亚最好的青春年岁里，并最终指引他来到肯塔基成为一名修道士，如他在自传里所言，来到这所把他藏在天主奥秘的面孔下的房子。

在动身去客西马尼前不久，莫顿在给他最好的朋友罗伯特·拉克斯的信里有意识地把他想成为客西马尼的一名修道士的渴望比作想学习一门新语言。

也许我会在圣露西节那天带着祷告起身去肯塔基。（下周六）……除了爱的语言，没有任何一种语言能说出我要说的这些；而在那儿，他将教给我如何像一个孩子和一个圣人那样使用那种语言。他是我想说的全部，直到我不能谈论他。

当我在大教堂唱诗时，在他里面，我也将是：拉克斯、吉卜尼、西摩、斯雷特、瑞斯、戈迪、耐特、霍林格、范·多伦、男爵夫人，以及我的弟弟、我的叔叔阿姨、我死去的父亲母亲、巴拉玛卡瑞，以及整个基督奥体，每个人：是罗杰、吉尔、吉妮、莉莉。所有人，活着的与死去的。所有的日子，所有的时期，所有的年代，所有的世界，所有的奥秘，所有的奇迹……

《喜乐之路》，纽约出版社，1989，

163—164

不相容，但他学会以一种创造性的张力把它们结合在一起。在生命最后的日子，莫顿知道他仍将是一个极其不圆满的人，因为他知道他对自己的不满——对神的怜悯需要得越来越多，而不是越来越少——是使他的生命之火熊熊燃烧的秘密燃料。

躺在床上我意识到：我是快乐的。这真是个奇怪的词——“快乐”，可我意识到它确实在那儿，而不是作为“它”或宾语存在。是的，它在那儿，我是快乐的。今天早晨，起来看见光秃秃的树干上方挂满无数的星星。突然间，我被击中了，仿佛万物都裹着意义，藉着它们神巨大的怜悯临到我身上，仿佛耶和華正无比慈爱地俯瞰着我，出于爱给了我这个使命，这也是他一直以来对我的计划，而我的恐惧和绝望一直以来是多么愚蠢，多么微不足道。无论别人说什么做什么，不管他们如何评判或评价，这些在我使命的真相里都无足轻重。这个使命就是孤独——虽然我不是一个标准的隐修士，甚至或许恰恰相反。我是否被归类或如何归类都不重要。带着神的爱以及它在我生命中放置的奥秘看去，一切归类都是荒唐可笑的。我没必要让它们继续占据我的心（若曾经如此）。

唯一的回应是带着你虚无的存在从自我中走出来，在感恩里把虚无倒空。要感恩，因为“神就是他”。一切言辞都是粗鲁的，它毁坏了神面前单纯的“无”，使其看似为“有”。

（1964年12月9日）

莫顿的日记在整体上是他生命的一本“一切皆可进入的书”（1956年7月17日）。通过写日记，他获得了进入自己生命中心的途径，这个中心也可称作他的灵魂，或者用他自己的话称作“初始点”，在那儿他瞥见了他在神里面最深最广维度的自我。他靠写日记来保持警醒，保持对此时此刻全部生命细节的专注，并储存他与生命中每个与他得救有关的个体之间的对话。

至于莫顿的日记写作一直以来如何有力地见证了他人内心经历的真相，这个问题在莫顿同意将日记出版的决定里得到了部分回答。他需要把日记作为爱要求他记录的一部分来写作（1952年10月22日）。他最终决定他的作家生命将是他的修士生命抵达他人的唯一形式。他意识到自己平日听到的“言语”，即专注时得到的回应，不仅仅是为他的得救而讲的，而且是藉着他为别人的得救而讲的。

在上一次的分析里，我在孤独里寻求的不是幸福或成就，而是得救。不是“我自己的”得救，而是每个人的得救……我在这儿只为一件事：为了敞开，不被任何选择围困而与他人隔绝；向神的旨意和自由敞开，向他的爱敞开，他的爱是为了把我从我里面的一切顽梗与悖逆中解救出来。我必须做的这些不是为了定自己为义人，不是为了追求公义与善，而是因为全世界迷失的人需要我的敞开，救赎将藉着我临到这个世界。

（1966年6月24日）

莫顿从1939到1968年的所有现存日记已由旧金山哈珀出

莫顿的日记在整体上是他的生命的一本“一切皆可进入的书”（1956年7月17日）。通过写日记，他获得了进入自己生命中心的途径，这个中心也可称作他的灵魂，或者用他自己的话称作“初始点”，在那儿他瞥见了他在神里面最深最广维度的自我。他靠写日记来保持警醒，保持对此时此刻全部生命细节的专注，并储存他与生命中每个与他得救有关的个体之间的对话。

至于莫顿的日记写作一直以来如何有力地见证了他人内心经历的真相，这个问题在莫顿同意将日记出版的决定里得到了部分回答。他需要把日记作为爱要求他记录的一部分来写作（1952年10月22日）。他最终决定他的作家生命将是他的修士生命抵达他人的唯一形式。他意识到自己平日听到的“言语”，即专注时得到的回应，不仅仅是为他的得救而讲的，而且是藉着他为别人的得救而讲的。

在上一次的分析里，我在孤独里寻求的不是幸福或成就，而是得救。不是“我自己的”得救，而是每个人的得救……我在这儿只为了一件事：为了敞开，不被任何选择围困而与他人隔绝：向神的旨意和自由敞开，向他的爱敞开，他的爱是为了把我从我里面的一切顽梗与悖逆中解救出来。我必须做的这些不是为了定自己为义人，不是为了追求公义与善，而是因为全世界迷失的人需要我的敞开，救赎将藉着我临到这个世界。

（1966年6月24日）

莫顿从1939到1968年的所有现存日记已由旧金山哈珀出

不相容，但他学会以一种创造性的张力把它们结合在一起。在生命最后的日子，莫顿知道他仍将是一个极其不圆满的人，因为他知道他对自己的不满——对神的怜悯需要得越来越多，而不是越来越少——是使他的生命之火熊熊燃烧的秘密燃料。

躺在床上我意识到：我是快乐的。这真是个奇怪的词——“快乐”，可我意识到它确实在那儿，而不是作为“它”或宾语存在。是的，它在那儿，我是快乐的。今天早晨，起来看见光秃秃的树干上方挂满无数的星星。突然间，我被击中了，仿佛万物都裹着意义，藉着它们神巨大的怜悯临到我身上，仿佛耶和華正无比慈爱地俯瞰着我，出于爱给了我这个使命，这也是他一直以来对我的计划，而我的恐惧和绝望一直以来是多么愚蠢，多么微不足道。无论别人说什么做什么，不管他们如何评判或评价，这些在我使命的真相里都无足轻重。这个使命就是孤独——虽然我不是一个标准的隐修士，甚至或许恰恰相反。我是否被归类或如何归类都不重要。带着神的爱以及它在我生命中放置的奥秘看去，一切归类都是荒唐可笑的。我没必要让它们继续占据我的心（若曾经如此）。

唯一的回应是带着你虚无的存在从自我中走出来，在感恩里把虚无倒空。要感恩，因为“神就是他”。一切言辞都是粗鲁的，它毁坏了神面前单纯的“无”，使其看似为“有”。

（1964年12月9日）

国纽约的哥伦比亚大学时，哪里存在着苦难中的一线希望？是谁，是什么经历引领他皈依罗马天主教，甚至在他还做着文学梦，想让自己的小说在最好的纽约出版社出版的时候，是什么使他感动从而渴望成为一名修道士？又是什么，或者是谁有如神助一般铺平了道路，越过大西洋把他从英国带到纽约哥伦比亚最好的青春年岁里，并最终指引他来到肯塔基成为一名修道士，如他在自传里所言，来到这所把他藏在天主奥秘的面孔下的房子。

在动身去客西马尼前不久，莫顿在给他最好的朋友罗伯特·拉克斯的信里有意识地把他想成为客西马尼的一名修道士的渴望比作想学习一门新语言。

也许我会在圣露西节那天带着祷告起身去肯塔基。（下周六）……除了爱的语言，没有任何一种语言能说出我要说的这些：而在那儿，他将教给我如何像一个孩子和一个圣人那样使用那种语言。他是我想说的全部，直到我不能谈论他。

当我在大教堂唱诗时，在他里面，我也将是：拉克斯、吉卜尼、西摩、斯雷特、瑞斯、戈迪、耐特、霍林格、范·多伦、男爵夫人，以及我的弟弟、我的叔叔阿姨、我死去的父亲母亲、巴拉玛卡瑞，以及整个基督奥体，每个人：是罗杰、吉尔、吉妮、莉莉。所有人，活着的与死去的。所有的日子，所有的时期，所有的年代，所有的世界，所有的奥秘，所有的奇迹……

《喜乐之路》，纽约出版社，1989，

163—164

目 录

原序 / 001

1月 / 001

2月 / 032

3月 / 061

4月 / 092

5月 / 122

6月 / 153

7月 / 183

8月 / 214

9月 / 245

10月 / 275

11月 / 306

12月 / 336

1 月 1 日

禅 风

忠于我生命里的救恩，就是忠于单纯简单，拒绝野心、解析和一切复杂的思想，甚至复杂的牵挂。

禅风扫空了所有的混乱、纠结。

真正需要的是返回“裸颜”，脱掉层层叠叠不适合我、不属于我的思想外衣，只取无名。

自新年伊始，我就可笑地幻想自己肩负着“伟大的责任”和待完成的任务。事实上，无论何种工作要做都不是我的，过多的挂虑不仅于事无补，还会适得其反。

日出——一个在生命最深处唤起庄严乐章的时刻，它仿佛催促着整个生命与宇宙协调一致，为新的一天赞美神，以一切已在与将在的万物之名赞美他——此刻仿佛有责任临到我身上，我有责任见到所有祖先曾见到的，接受这一切，赞美神。无论他们当初是否亲身赞美过，现在，他们都在我里面这样赞美着。

日出要求整个生命都持有这样的公义、这样的秩序和这样真实的姿态。

1963 年 1 月 20—21 日

IV. 291—292

1月2日

你灵里的静默

昨天似乎下雪了。今天，雪已积得很厚。太阳出来了，挂满雪的雪松尖锐地耸立在明亮的蓝天下，白色的山丘笼罩在薄雾中，整座修道院金碧辉煌。这就是冬天里的客西马尼，莱纳斯弟兄的柯达彩胶盒里充满了这样的照片。

昨天，我在墓地读书时想到：当你进到神里面歇息，你在灵里发现的静默该是怎样的常在又常新，尽管它从不改变。那样的静默才是真正的生命。尽管你的身体四处走动（就像现在我冰冷的身体在有力地运动一样），你的灵魂却始终栖息在一处，栖息在它真正的生命——上帝——里面，在眼下的冬天就像在从前的夏天一样，没有丝毫显见的分别，好像一切都没有改变，四季的更替只是一个幻觉。

自12月初以来，今天是我第一次户外劳动，这既可以让新鲜空气进入我迟滞的大脑，也可以借此驱走我的一些幻想。我们在马厩过去一点的围墙外的马路上敲石头，把碎石子弄到低洼处。和弟兄们一起在户外劳动多么好！即使与那些常常发生摩擦的弟兄们一起，我也这么觉得。简陋、穷乏、艰苦的生活多么好！因为这是你把自己献给上帝的规则。

1948年1月17,21日

II. 158—159

1月3日

新年的黑暗

新的一年正与它自己的黑色争战。

两天了,冻雨与冻雨下的灰黑、潮湿的雪泥。一切都蒙上了紫灰色,罩在冰里。雾刺激着喉咙。潮湿的垃圾和成了泥浆,一片荒芜。

只有元旦这一天是晴朗的。寒冷。一切都硬邦邦的,闪着光。树上载着厚厚的积雪。我沿着葡萄山朝火警瞭望塔的方向散步,隐隐地希望“升起火把”(就像哈西德派说的那样),他们也确实升起了一些。四周一片寂静,只是太亮了,仿佛这个庆典既不属于今年的新年,也不属于任何一年。

与新年更密不可分的是幽暗、潮湿、严冰与寒冷,还有疾病的味道。

但也许这样很好。谁知道呢?

早晨也是黑的,比昨天更深更蓝的黑暗。黑压压的山生硬地耸立着,黑色的松树矗立在苍白、单薄的雪地上。一种更生动更结实的幽暗。从我居住的隐修院去修道院的途中,飘起了雪花,到了10点半,太阳整个出来了,天气变得更冷了。

夜——新月——雪在我的橡胶靴底下,咯吱咯吱。漆黑的松树一直伸到隐修院上方。在我的田地和修道院之间高高的橡树伸展着它黑色曼妙的枝条。我祷告着,望着冷寂的峡谷,咀嚼着它的宁静。谁有资格享有这样的宁静?我不知道,但我若毫无理由地离开肯定是愚蠢的。

1968年1月3日、4日

VII. 32—33

1月4日

神的语言是沉默

有生以来我第一次发现了你，噢，孤独。我掰着手指就能数算出那少有的短暂时刻，它们纯洁、公正，在它们中间我发现了你。现在我知道那个日子要到了，我将能够离开言语而生活，甚至离开祷告。因为我仍需要进入语言的这片无人之地，不和别人连在一起，让我的孤独蒙上面纱。我说“离开言语而生活”，这里的言语，指的是我们在捕捉彼此的心思意念时所运用的既聪明又愚拙、既有用又无用的言语。但我并非要弃绝一切语言，因为还有一种是上帝的语言，这便是我要讲的语言，活着就是为了宣讲这种语言。我活着做弥撒，读经文，它们中间蕴涵了所有的言词，所有的启示，所有的训诫。在经文里，在祝圣的言语中，孤独凝聚在一点，那就是用唯一的言词沉默铸就的上帝之城。神的语言是沉默，他的言词是孤独。我蒙受他的救恩，永不拒绝他。余下的一切都是虚假，它遮蔽了救恩所显明的真相。我们是从片面的语言世界进到孤独、进到无限世界的旅者。我们都是外乡人。纸，我在你里面没有永久的城市。我离开孤独返回你这儿，为的是向不认识他的人传扬他的名。然后，我将重返孤独，在沉默中永居。

1950年1月11日

II. 158

1月5日

她的到来需要我的爱

寒夜。醒来发现整个夜都浸在绵厚、沉默的雪里。昨天在隐修院吃的晚饭，煮了汤，切了一个梨和一个香蕉作甜点，还烤了面包，最后得出结论：这顿饭太复杂了。如果说禁食没有更好的理由，那么单纯为了节省时间应该算作一个。碗和锅要洗，而且我只有一桶雨水可以用来洗它们和做其他事。早餐只喝咖啡意义非凡，一边安静地阅读一边悠闲地啜上两杯咖啡，已足够满足一个早晨的需要了。

自律对默想很重要。阅读能帮助我们约束自己。早晨的时光很美妙，虽然我在早上的默想中(一个小时)总是被炉火分散去注意力。一个小时不太够，但我在随后的阅读中仍可以更好地思考(这段时间总是过得太快)。圣母的到来对我而言意义重大。这一刻转瞬即逝、难于捕捉，但我相信她真的来了，就在这个隐修院里。她的到来需要有爱，这不是滔滔话语可以解释的。我需要她，她在那儿。也许，我应该常常清楚地回想这一切。

下午，劳动花去我很多时间，要干的活实在太多了。单是维持这里的清洁已经是很大的工作量，何况还要劈柴，等等。炉火是那么贪婪，但又是那么让人快活的伙伴。

1965年1月30日

V. 196—197